



古今治平略

7
5071
25-20



門 保 4
號 5071
卷 25-20

古今台本

三行馬房

卷三十一

古今治平畧卷之三十

豫章

朱

健子強父著

弟

朱

徽子美父訂

桐溪

鍾名臣鼎揚父較

馭夷篇

上

三代馭夷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日月之所照臨至廣、萬物之
內、生靈少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殊俗曠人
寓形天地、稟氣陰陽、愚智本于自然、剛柔繫于水土、

古今治平畧

三代馭夷

卷三十

故霜露所會、風氣所通、九州爲紀、五岳作鎮、此之謂
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所出、昧谷、碣夷、孤竹、北戶、限
以丹徼、紫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
則凶德恒稟、若夫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充
徼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慾不同、至于貪而無厭、狠而
好亂、強則旅拒、弱則稽服、其揆一也、唐虞而上、則有
山戎、獫狁、葷粥、其猾夏也、帝以命士象、五刑、惟明而
不窮之于兵、後三危既宅、三苗丕叙、終列夷狄于荒
服、曰蠻、曰流、其謂之荒言、其往來荒忽、無常、不足以

中國之治、治也、至咨牧而言蠻夷率服、一歸諸悖德
食時、禹征三苗、苗民逆命、益贊以滿、損謙益、惟文德
之爲務、卒之于羽、舞于兩階、而有苗格、其矢謨來王
亦惟曰無怠、無荒已焉、是其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
本不在威疆、而在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其
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爲萬世之宏謨、蓋昭然矣、在
商高宗、命說作相、進言于王曰、惟甲冑起、戎言戎所
自起者、微曰、惟于戈省厥躬、言躬之自省者、厚至其
後、伐鬼方三年、乃克中國、儻焉、則知微危之幾、正反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之勢所係顧不重耶蓋北狄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囊駝驢羸馱騃駘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母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善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

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夏道衰棄稷弗務周不甯失官竄居戎狄之間邑于邠後古公亶父之時戎狄數內侵亶父亡走于岐下邠人從之作邑居焉其後百有餘歲文王爲西伯專征代畎夷十有餘年武王伐紂都于豐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名曰荒服當其時通道于九夷八蠻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而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畜于國是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

物賤用物民乃足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
邇人安而西旅底貢厥獒太保卽鯁鯁然作旅獒以
戒之其尸慮不深且遠乎及周公居攝之三年越裳
氏重譯來獻其白雉王問何以來其使曰吾受命國
之黃耆曰天無烈風海不揚波者三年矣意者中國
有聖人乎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
施君子不臣其人竟却弗受而至其職方氏大行人
之所以待之者又不以不在內地而置之度外也懷
方氏掌來四方之民致方貢遠物而送迎之則是待

夷狄之民猶吾民也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
傳王言而論說以和親之則是待夷狄之使猶中國
使也不特此也旄人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燕
享則和而歌之是以夷狄之樂舞與中國之樂舞並
陳于祭祀燕享之時矣司隸帥四方之隸使服其服
執其兵以衛于王宮是以夷狄之兵衛與王宮之兵
衛並列于朝廷宮廷之內矣夫遠民之來固宜有送
迎之官遠使之至固宜有傳諭之官若夫歌舞混雜
于燕享豈能無耳目之眩兵服混處于宿衛豈能無

肘掖之虞蓋王者洽四夷以爲和作夷樂以燕享所以說遠人天子合四夷以爲守師夷兵而守衛所以柔遠人古人雖曰內華而外夷貴中國而賤夷狄然其所以待之之心未嘗不厚此夷狄所以懷德慕義而莫敢不來王歟雖然方氏之來遠人其貢物則曰致致者聽其貢物之自至也象胥之論夷狄其和親則以言言者欲其志慮之相孚也豈至如後遣使興師求珍異于絕域和親通幣耗國藏于窮荒也哉迨穆王之世天子惑于鬼神禱祠征伐之事將征犬戎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頌曰載戢于戈載譽于矢我來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修其德而後其生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慕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

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至式于商政是先王非武務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日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于

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于德無勤民于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其後厲王暴而流于虢宣王中興克詰張皇以復文武之竟士而治象勃然興焉當是時北狄尤劇內

迫于王幾故其詩曰獫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
至于涇陽涇陽王幾地也王以命吉甫六月盛夏不
得已而興師其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旣飭王于出征
以佐天子然其于戎狄譬則螽蟴乎驅之而已不求
其功故其詩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
爲憲時蠻荆亦比煽而動王以命方叔其詩曰顯允
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言北狄克而蠻荆震疊不
戰而克之也至淮夷之叛王以命召虎征之四方旣
平王國庶定故修攘舉而國勢盛號中興焉其後幽

王用哀嬖愛故欲殺太子成伯服太子奔申王伐申
申侯與犬戎共伐王王崩于難平王因逼狄難避而
東徙居洛周勢遂衰王師敗績于茅戎狄再伐王而
魯隱公會戎于潛及戎盟于唐春秋傷之鄭莊公時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
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
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
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
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桓公之霸山戎伐燕燕告

急于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狄人入衛桓公救衛城
楚丘衛遷于楚丘狄又戍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
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晏安酖毒不
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城夷儀焉其後遂攘楚
楚子受盟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維邑伐周襄王襄
王出奔于鄭之汜邑初襄王十年鄭人伐滑王使游
孫伯請猾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弗聽
十七年王降狄師以伐鄭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

辰復諫曰不可夫狄無列于王室封豕豺狼不可厭
也王弗聽已而狄后通于子帶王替后狄人來誅逐
襄王而立子帶爲王于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于
衛侵盜尤甚周襄王既居外四年廼使使告急于晉
文公初立欲修霸業廼興師伐戎翟誅子帶迎內襄
王于維邑當是時秦晉爲強國晉文攘戎翟居于西
河圖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而秦穆公得繇余西戎
八國服故隴以西有緄諸畎戎狄獮之戎在岐梁涇
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

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
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
餘年至○晉悼公時○魏莊子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
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
于我○我惠則睦○否則携○二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
能救○是棄陳也○諸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革○無乃
不可乎○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
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堊○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
晉○四鄰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恩綏戎○師徒不勤○申

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
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翟戎翟朝○晉後會諸侯
于向○范宣子將執戎子駒支○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
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菑
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
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
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繇○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
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
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冑也○毋是翦棄○賜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猗之與晉陪之戎何以不克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携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于會

亦無費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卽事于會成愷悌也景王時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毋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禱杭于四裔以禦魍魎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

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
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
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
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
也○豈○能○改○物○翼○載○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
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
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咸○往○周
弔○且○致○閭○田○與○禩○反○穎○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
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晉○頃○公○時○中○行○穆○子○敗○無

終○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
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
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
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
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
敗○之○嗚○呼○春○秋○之○世○戎○狄○俱○爲○中○國○患○然○戎○輕○而○狄
重○戎○之○類○有○山○戎○姜○戎○頡○戎○而○獨○名○戎○者○爲○最○強○狄
之○類○有○赤○狄○長○狄○而○獨○名○狄○者○亦○最○強○狄○北○諸○戎○性
猶○悍○鷙○戎○雖○侵○暴○中○國○其○強○易○弱○狄○人○敢○于○滅○國○當

齊桓之世與聞中國之政不但侵暴而已也然嘗改
之經狄之患莫甚于僖文之春秋矣齊之初伯嘗謀
邢衛之難自是數十年間嘗置狄于不問晉之盛時
不過敗狄于箕之一役未幾一二世以後乃累治狄
而不置何耶縱狄若齊桓之苟謀而無損于伯業之
盛治狄誠晉人之雋功而適足以見伯業之衰亦可
以考其故歟蓋齊有攘戎之功晉有致戎之罪不可
不察也自隱桓以來狙于東遷之釁恣睢孰甚焉楚
丘之變凡伯爲執侵曹之禍赤子以歸是非細故小

變矣○然皆齊桓之未與與齊伯之未定也○盟幽以後
桓公始大振治戎之旅○向者我之盟會相尋○凡以戎
故○燕之職貢不至○亦凡以戎故○自桓公過魯○以謀之
而魯患息○僭許以伐之○而燕釁弭○是戎之禍非齊實
攘之哉○晉則自惠之世○實誘戎以爲犄角之助○我常
事晉以爲不侵叛之臣○故其勢不得不至于陸梁○異
時徐吾之役○瑕嘉亦旣平○茅戎于周矣○而蠢蠢之衆
猶得挾救垂之怨○以敗王師○向之會范宣子嘗欲退
駒支于盟矣○而爰爰之辭○終得援惠襄之舊○以爲晉

賜○戎○之○張○誰○實○啓○之○。且○齊○自○桓○公○數○年○經○營○之○。以○免○
邢○衛○于○難○也○。會○權○以○來○。荆○患○方○張○。鄭○志○未○固○。方○將○并○
謀○畢○力○。攻○北○轅○而○南○向○。以○圖○治○荆○之○功○。召○陵○聽○命○。諸○
侯○已○勤○矣○。是○猶○門○戶○之○寇○。旣○悉○力○以○去○之○。藩○籬○之○侮○。○
苟○幸○其○不○至○于○爲○患○。盍○亦○少○安○焉○。以○息○吾○室○內○之○人○。○
此○齊○桓○之○謀○國○。能○量○其○力○之○所○可○爲○。管○仲○之○相○君○。能○
度○其○德○之○所○能○舉○。故○縱○狄○不○問○。而○卒○無○損○于○伯○業○之○。○
盛○晉○自○景○厲○君○臣○不○相○德○。以○爲○邲○之○敗○也○。平○丘○以○降○
諸○侯○。盡○離○伯○業○。大○去○。于○是○含○垢○隱○耻○。閉○南○關○而○北○出○。

以○尋○治○狄○之○忿○。狄○雖○大○創○。而○晉○之○威○重○亦○隳○矣○。是○猶○
烏○獲○遇○盜○。扃○戶○以○避○之○。羞○其○不○以○力○稱○。乃○逞○虐○于○斯○。○
役○爲○士○者○笑○之○。此○皆○伯○宗○荀○伯○之○謬○。欲○以○文○其○喪○弱○。○
之○垢○。韓○范○諸○人○之○專○欲○。以○行○其○厚○自○封○植○之○謀○。故○治○
狄○不○置○。適○以○見○伯○業○之○衰○。夫○畧○近○效○而○圖○大○體○。故○雖○
縱○狄○而○不○足○以○爲○懦○。匿○大○耻○以○求○微○功○。故○雖○治○狄○而○
不○足○以○爲○武○。齊○晉○之○故○。不○可○爲○萬○世○鑒○哉○。後○百○有○餘○
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以○臨○胡○貉○。後○與○韓○魏○
其○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于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滅義渠于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而趙武靈王十九年北畧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王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障釜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于荏而功未遂今中

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疆兵之救是忘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請授胡服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于胡當是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于匈奴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于是匈奴得寬復稍

古今通纂
度河南與中國隔于故塞

山并非與心北育燕東育附西育林

西漢馭夷

楚漢之戰久相持未決匈奴得以其間盡服從漠北
戎而冒頓遂殺其父頭曼自立為單于破滅東胡王
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悉復秦所奪匈奴地至
強大南于中國為敵國于是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
左右大將都督當戶之屬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
以東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
羌而單于庭直代
漢七年韓王信叛降匈奴
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越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

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墮，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頓詐敗走，誘漢兵。漢兵擊逐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帝使使覘之。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帝復遣齊人婁敬往，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臣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時帝意銳甚，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乃敢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以銳師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于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

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為居間說。冒頓令解圍，圍缺角，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得與大軍合。帝還軍，斬前使十輩而封敬為建信侯。于是敬復說帝曰：天下初定，吏士罷于兵，冒頓強竊以為今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為威，又未可以仁義說也。陛下獨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以為太子。陛下歲時以漢所餘彼所鮮者數問遺之，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外父抗禮哉。可

無戰以漸臣也。于是遣敬往結和親。約冒頓乃少止。高帝崩，孝惠呂后時，匈奴益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爲媿言。高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于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于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太后默然，遂罷議，復與匈奴和親。孝文帝初立，將軍陳武等請及士民樂用，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

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其不差。耻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縱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詔丞相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之。右賢王走出塞，明年單于遺漢書言

和親報德許復遣宗室女為公主遣中行說送之說
 不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
 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
 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
 者以衣食異無仰于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不過
 什二則匈奴盡歸于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
 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
 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于是說教單于左右
 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漢遺單于書贖以尺一寸辭

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
 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贖及印封皆令廣
 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
 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
 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美以齎送飲食行
 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
 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
 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

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室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

民急則不習戰，緩則罷于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估估，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藥，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敎单于候利害處，窺邊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遂至于彭陽，使奇兵入燒圜中宮，候騎至雍甘泉。于是文帝怒，欲自將擊胡。皇太后固要乃止。而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

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單于解去時賈誼疏曰天下之勢方倒懸願陛下少省之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蠻夷徵令是至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懸之勢也天下倒懸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特倒懸而已也又類譬且病癉夫癉者一面病癉者一方痛今西爲上流東爲下流故隴西爲上東海爲下則北境一倒也西郡北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成延行數千里糧食餽餼至

難矣斤侯者望烽燧而不敢臥將吏戍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時于焉信威廣德甚難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陛下肯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匈奴中國乘其歲而富强匈奴伏其辜而殘亡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管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殺之乎生之乎次也陛下威嚴大信德義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誠所宜俛視中國遠望四夷莫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日以報高廟令天下無愚智男女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皆曰皇帝果大聖也。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資而
久爲戎人欺傲若此。可謂國無人矣。古之正義東西
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所至。莫不率服。而後稱皇
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
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待何時
也。臣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
人。五六三十計。此三十萬餘口耳。未及漢千石大縣
也。而乃敢歲言侵盜。慮欲克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
陛下何不能爲此。立一官置吏。以至匈奴。雖以千石

居之可也。令中國日理匈奴。日危。將必以匈奴之衆
爲漢臣。人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處之塞外。自隴西
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使邊徭。月氏灌罽。變皆屬
之。其置郡。然後置戍。休邊收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
行外信。四荒悅服矣。不然。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
十萬之衆。積于此。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
困。則難爲工矣。誠能爲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
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稿也。帝不能用。後二年。匈
奴復約和親。帝使使報書。久之。匈奴軍臣單于復大

古今通纂卷三十一
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畧甚衆于是漢使三將軍燕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守備胡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棘門灞上而胡騎入代句注烽火通于甘泉長安數月乃罷時晁錯上言曰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頓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

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所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于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日卒服習三日器用利兵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士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

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簫草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鏃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聲相失此不習勤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裊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

過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克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箭弗能支也。下馬地闔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

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弩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以之。衆此萬全之術也。奏上帝嘉之。賜錯璽書寵答焉。武帝卽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而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太行王恢言匈奴和親信邊可誘以

利伏兵襲擊必破之帝
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
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
威海內為一又遣子弟
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
之便御史大夫韓安國
匈奴至者投鞍高于城
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
下為度者也不以已私

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
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
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
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
便恢曰不然五帝不相
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
露行幾十年所以不報
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
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



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古之人君謀事必就
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
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強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
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兵也至
如焱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
處無常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孰不
相權也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鳳鳥乘于風聖人因
于時秦繆都雍地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
地數千里以河爲境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

飲馬于河置逢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威服不
可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
攻匈奴譬猶以強弩射且潰之靡也必不畱行矣若
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
然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
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帝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
也且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
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有暮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
長毆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橫行則中絕疾則糧乏

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人之利也臣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法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隔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乃從恢議陰使使聶壹奸闌出勿與單于交且曰吾能

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于是單于大喜將十萬騎穿塞入武州是時漢伏兵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單于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無人牧恠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此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亟引還曰吾得尉史天也封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止而王恢將軍出代擊胡輜重見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爲國辱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徃徃入盜邊而漢

亦歲遣將軍分道擊胡矣。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虜數千。于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元朔二年也。時翁侯、趙信者，故胡小王也。降漢，得侯以從。大將軍擊胡，敗，復降单于。单于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单于益北，絕幕無近塞，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单于從之。其後伊穉斜单于立，數入寇。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

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霍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祈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单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于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西減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在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掠千餘人。于是天子與諸

將議以為翁侯教匈奴絕幕而北者獨以為漢兵憚
 險遠終不能至也○今大發兵四出乘不意掩之勢必
 得所欲乃發負粟馬十萬騎私從馬十四萬疋糧重
 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
 襄去病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单于聞之遠其輜重
 以精兵待于幕北與大將軍接戰漢兵縱左右翼圍
 单于单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
 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
 九千級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去病之出代二千餘

里與左賢王接戰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賢王將
 皆遁走驃騎封于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是
 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
 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
 匈奴以北初漢兩大將出圍单于所殺虜八九萬而
 漢士物故者亦萬數漢馬死者十萬餘疋匈奴雖病
 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于是漢久不北擊胡後
 數歲滅兩越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
 騎以見武節既而使郭吉諷告烏維单于曰南越王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頭已懸于漢北闕下。今单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漢，何但遠走亡匿于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单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单于終不肯為寇于漢邊，數使使好言甘辭求和親。是時漢東拔濊貊朝鮮以為郡，而西至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然漢使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輒留漢使。

必得當乃止。久之，漢使北地王烏如匈奴，匈奴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单于築邸于長安。諸所言者，单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臨菑人主父偃上書諫曰：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

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亡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

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于東睡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饑女子紡績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于邊聞

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帝不聽遂北至于代谷果有平城之圖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于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

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弗聽太初三年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所謂光祿塞也列亭至盧胸四

年漢既誅大宛威振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
議擊之會鞬侯单于初立恐漢襲盡歸漢使之不降
者路充國等于漢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
天子我丈人行也爲謬語詒說中國于是天子喜遣
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单于意降之而单于益驕禮
甚倨止武等頓辱之非漢所望也會騎都尉李陵將
部兵五千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单于會戰陵所殺傷
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单于圍陵降匈奴单于乃貴
陵以其女妻之而後六年孤鹿姑单于立復侵盜上

谷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于是漢遣貳師將軍七
萬人出五原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潰散
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
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惧軍大亂敗貳師降单
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自
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及士卒數萬人不復能出
兵而前此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殞極罷
益厭苦兵矣昭帝始元時单于年少初立母闕氏不
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于是浸欲和親而恐漢

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
 希遇漢使愈厚欲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是時漢邊
 郡○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及
 宣帝時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
 可勝數于是匈奴遂衰耗其冬单于自將數萬騎擊
 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
 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于是下令乘弱攻其北烏
 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
 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

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盜不能理其後
 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
 匈奴終不敢取當滋欲鄉和而邊境少事矣會又五
 单于爭立國大亂議者皆言匈奴壞亂可擊滅丞相
 魏相上書曰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
 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
 後患恐災害之變因此以作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
 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

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無何呼韓邪單于引衆南近塞，遣子入侍。議者多言匈奴壞亂可滅也。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向善，請求和親，海內欣然。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

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帝從其議，遣兵獲呼韓邪單于，定其國而呼韓邪求入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旣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匈奴單于奉賀，其禮宜加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時左遷少府，上議言：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

古○今○流○平○畧○
中○國○讓○而○不○臣○此○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
荒○服○言○其○去○來○荒○忽○無○常○也○如○使○匈○後○嗣○卒○有○鳥○窠○
鼠○伏○闕○于○朝○享○不○爲○畔○臣○信○讓○行○乎○蠻○貊○福○祚○流○于○
亡○窮○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
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
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諸○侯○王○上○贊○謁○
稱○臣○而○不○名○既○至○諸○所○以○慰○籍○宴○賜○之○甚○厚○元○帝○卽○
位○呼○韓○邪○益○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給○焉○
鄧○支○單○于○始○與○呼○韓○邪○爭○立○聞○呼○韓○邪○遣○質○子○亦○遣○

子○入○侍○聞○呼○韓○身○人○朝○稱○臣○則○以○爲○是○破○滅○終○不○能○
自○還○遂○西○破○呼○偁○堅○混○丁○令○三○國○而○都○之○怨○漢○護○擁○
呼○韓○邪○不○助○已○則○遣○使○貢○獻○求○侍○子○議○遣○谷○吉○送○還○
之○不○知○鄧○支○意○獨○欲○得○侍○子○且○畔○漢○也○御○史○大○夫○貢○
禹○博○士○匡○衡○言○春○秋○之○義○外○夷○狄○者○不○一○而○足○今○鄧○
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
而○還○吉○上○書○堅○請○行○右○將○軍○馮○奉○世○亦○以○爲○可○遣○帝○
乃○許○吉○既○至○而○鄧○支○得○侍○子○大○悖○驚○殺○谷○吉○等○奔○康○
居○康○居○以○女○妻○鄧○支○欲○以○其○威○脅○從○諸○旁○近○國○而○鄧○

支顧倨驕已遂殺康居王及王女國貴人及人民數百投都賴水中諸旁近國率懼服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狀支困辱使者不奉詔于是西域副都護陳湯即都護甘延壽謀曰西域本屬匈奴畏大種其天性也今郅支单于威名遠聞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之間不數年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雖所在絕遠然蠻夷無金城强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

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之守不足自保此千載之功也雖延壽亦以爲然然欲上書得請乃後行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必不從延壽猶豫不聽會又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軍車師戊巴較尉屯田吏士益置楊威白虎合騎三較漢胡兵四萬餘人疏自劾矯制陳兵狀即日引軍分道行三較從南道踰葱嶺大宛三較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西而康居副王抱闔寇畧大昆彌遠頗盜漢輜重湯縱胡兵擊破之得所畧民

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給軍食入康居東界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盟飲遣去徑引行至城三十里止營单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单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天子哀閔单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单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湯延壽因讓之曰我見单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单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日盡恐無以自還願单于與大臣審

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陳望見单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指搗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關來延壽湯令軍中聞鼓音皆前薄城下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戰弩爲後發薪燒城外重木城圍守之初单于聞漢兵至欲走疑康居怨已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計不能久攻乃發甲登樓諸關氏夫人數十皆以勁弓射漢人漢射中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单于鼻諸大夫頗死夜過半木城穿卻入土城乘城呼平明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单于被創死于是延壽湯上疏曰郅支单于叛逆慘毒行于民大惡通于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及名王以下宜縣頭豪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

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埋之有詔將軍議是時呼韓邪单于聞郅支被誅且喜且惧復入朝願壻漢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賜焉单于驩上書願保上谷以西至敦煌塞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諫以爲不可許天子使車騎將軍諭单于曰单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外也亦以防中國奸邪放縱出爲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爲单于恠其不能故使大
司馬車騎將軍嘉敬諭意单于謝曰臣愚不知大計
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無何呼韓邪死復株絮若
鞮单于立河平元年单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
奉獻朝正朔既罷而伊邪莫演自言我欲降卽不受
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
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
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单
于屈體稱臣爲北藩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

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
假令单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
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則虧得沮善令单于自疏不
親邊或設爲反間欲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
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
詳也不如勿受以招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
之心對奏天子遣中郎將王舜往問狀毋受降伊莫
邪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官位如故成帝時西
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

敦煌兵以自救百僚議數日不能決大將軍鳳言前
關內侯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召問帝召見宣室湯
前將擊郅支時中寒疾臂不能誦申入見有詔毋拜
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才通明小臣
罷癯不足以策大事帝曰國家有急君毋讓湯對曰
如臣愚以爲此必可無憂也帝曰何言之湯曰夫胡
兵五而當漢兵一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
兵法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人衆不足以
當會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

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兵歷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
非救急之用也帝曰奈何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
烏孫瓦合不能久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
指計其日日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
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嘗謂中國與夷
狄迭爲盛衰亦猶陰陽之消長也未有中國盛而夷
狄不衰者如唐虞三代之時是也亦未有夷狄盛而
中國不衰者如春秋東晉五代之時是也故喜其爲
治者強其在我以弱其在彼者而已矣不必虛內務

古今治平畧
外以治夷狄爲先但自治其中國使中國盛而夷狄
自衰耳漢武不知此而好大喜功勤兵于遠聽張騫
王恢之誕計任衛青霍去病以深入蘇武幾不得脫
于匈奴李陵終不免于異類久而邊儲告乏府庫屢
空則任用聚斂之臣繼行慘酷之政外將無功而內
將自潰民不堪命者有年矣賴宣帝興自民間知天
下之疾苦信用知時務之霍光繼以遵守故事之魏
相又承之以長厚之丙吉于是革苛政爲愷悌易暴
亂爲昇平文學法理之士莫不各盡其能夫然後聲

教洋溢而四海畏威所謂夷狄不可效順非孝宣專
于兼夷狄也強其在我而彼不得不弱故也雖然漢
自宣帝以前匈奴盛強而漢以治自宣帝以後匈奴
衰弱而漢以亂觀宣帝以前太史之所書曰某年匈
奴入雲中某年匈奴入上郡某年匈奴入朔方誠艱
難多事之時也觀宣帝以後太史之所書曰某年鄧
支單于祠郊廟某年呼韓邪單于來朝改元某年單
于來朝赦天下誠太平無事之時也有艱難多事之
形而天下反治有太平無事之形而天下反亂獨何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歟。多事則懼而修政。無事則怠而佚豫。此治亂之所
以分也。吾嘗謂漢祚之亡。不在于元帝。而在于宣帝。
不生于王莽之強。而生于渭橋之弱焉。彼匈奴自高
帝以來。桀驁不賓。非祖宗之治常在。宣帝也。時其勢
自強耳。及宣帝之世。款塞來王。非宣帝之治過于祖
宗也。特其勢自弱耳。初無一毫預于中國。而宣帝所
以爲功。光祖宗。張皇其事。以震耀于後世。元成以下
習熟見聞。遂以爲祖宗之所患者。獨匈奴。今匈奴旣
服。則天下無多事矣。遂盤樂怠傲。以至于亡。豈非宣

帝有以啓之耶。善乎班史之言曰。書戒蠻夷猾夏。詩
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爲患
也。故自漢興。與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
于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
文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
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二科而已。
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尚征伐。皆偏見一
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
曠世歷年。多于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

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仲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于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所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才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于

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于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于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于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于長城，而羽檄不行于

中國不亦便于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其未合于當時，而有闕于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弓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于民，遠行

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厄，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于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菟廐亡于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繇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于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

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使于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恐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于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以春秋

內諸夏，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塞路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

夷之常道也。

西域在匈奴西烏孫南而東乃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限葱嶺其南山出金城屬于長安終南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其君長世爲匈奴使漢武欲滅胡計通西域斷匈奴右臂募能使絕域者得張騫遣往使十數歲還報命具爲天子言大宛在匈奴西南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北康居其西大月氏西南大夏東北烏孫東則于寘扞

窠皆大國多膏物士著畧與中國同業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德威徧于四海天子欣然庶幾焉發間使四出通道出驪出冉出莧出邛夔北閉氏笮南閉雋昆明終莫能通居數年騫以較尉從軍功封博望侯已失侯因復說帝言單于新困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遣公主爲夫人妻之招使益東居故渾邪王地勢宜聽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爲外臣于是遣江都王女細君名公主妻烏孫王矣後使者益習往

從吏卒亦各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往使天子
以爲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欲往者
毋問所從來備具遣之還不能無侵盜及使失指輒
復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贖而復求使使端無窮而
輕犯法其後安息諸國時發使隨漢使來獻見天子
益散財帛賞賜優厚饒給覽示漢富強傾駭之然西
域國皆自以爲絕遠倨驕晏然未可以禮誦也終畏
匈奴于漢其後天子聞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
肯與漢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往請必得之宛終不

肯天子怒拜寵姬弟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
千騎募郡國惡少數萬人往擊之是歲關東煌大起
西蜚至敦煌軍旣西過鹽水當道諸小國各城守不
肯給軍食攻之不下下者乃得食不能下者多士皆
饑疲自引還至敦煌士不過十一二上書言士卒不
患戰而患饑天子怒使使者遮之玉門關曰軍敢入
者斬乃赦囚徒才官益發惡少及邊騎六萬人五十
餘較尉天下傳相奉以伐宛于是師行糧從所至小
國莫敢抗畢出食食軍平行至宛城攻圍之宛貴人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以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爲兵端也殺之以頭來于
是出善馬恣所取得上善數十匹中牡牝三千餘匹
以歸自是西域震懼諸所過小國畢遣子弟從軍入
獻見奉宿衛而天子燕饗之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
漫衍龍魚角觝之戲以觀之而廣利封海西侯賞賜
士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後罷于是自敦煌
西○至○鹽○澤○往○往○起○亭○障○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置○使
者○較○尉○護○焉○宣○帝○時○匈○奴○益○弱○不○敢○近○西○域○漢○置○使
號○都○護○披○莎○車○北○胥○鞬○烏○壘○之○地○以○爲○屯○諸○外○國○有

動靜都護察可安輯輯安之可擊擊之便宜行當是
時莎車王弟呼屠徵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而自立
楊言北道諸國皆已屬匈奴與諸部歃血盟叛漢從
鄯善以西國皆絕不復通而衛候馮奉世以送大宛
客持節至聞之以爲不忌擊勢益盛難制將且危西
域也遂以節諭城郭諸國發其兵進擊大破之呼屠
徵自殺立昆彌弟子爲莎車王而定事聞下公卿議
封望之言奉世奉使有旨而擅矯制發兵雖有功不
可爲後法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功萬里之外爲

國家生事○漸不可長○乃以爲光祿大夫元成間○蜀賓遣使獻見謝往罪漢遣使報送杜欽說將軍鳳曰○凡中國所爲通厚蠻夷○恢快其求者○爲比壤能爲國患也○今縣度之阨○非蜀賓所能度越○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以危城郭○前其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云悔過而無親屬貴人○以來來奉獻者○皆行賈賤人○誠僞不可知○而欲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也○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

斗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給○或桀黠不肯給○擁疆漢之節○饑餓山谷間乞旬○無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吐嘔○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陘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午餘里○乃到縣度○畜墜未半○阬谷已盡靡碎○人或失墜○勢不得復相收○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而不求外○今遣使者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
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
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計也然使者業已受節矣救
可至皮山而還于是鳳白從欽言時康居侍子爲驕
嫚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烏孫康居
故也及其稱臣妾亦非以失二國也今雖皆受其質
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伺候見便則發
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
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矣而康
居驕黠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

下王及貴人先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
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殆其市賈爲好
辭以奸利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
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沘可少休朝議爲其新通
又重致遠人終羈縻未絕焉

西羗本出三苗舜徙之三危地在河關之西濱于賜
支至于河首綿地且千里賜支析支也南接蜀漢徼
外蠻夷西北接鄯善車師諸國宣帝時遣光祿大夫
義渠安國行諸羗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不田處爲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以爲不可許不聽後因緣前言抵肩度湟水郡縣不能禁遂與諸羌種豪解讐交質爲盟詛于是兩府復白遣安國往安國至召先零豪桀黠者至斬之而縱兵擊其種人于是諸羌恐怒無所信遂發兵反安國不能定引師還事聞時後將軍趙充國年七十餘老矣謀帥焉請自將許之充國既至部欲以威信降罕开解散虜謀微極乃擊之時帝大發兵分屯各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請出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而充

國以爲必捐罕开暗昧之過而先行先零之誅下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帝乃賜璽書敕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保守不得田作今張翼以東粟石百餘芻橐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阻險將軍士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

古今通纂 卷三十
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一千六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媯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齋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便西並進雖不相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邛將胡越伏飛射士步兵二較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

悉○裝○因○天○時○誅○不○義○萬○萬○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宜○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布○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利○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而○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

攻不足者守有餘。又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罕羗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飾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羗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佐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嘗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羗。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于罕开。堅其約。合其黨。虜迫脅。

諸小種附著者衆。誅之用力且數倍。臣恐國家憂繇累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也。臣幸蒙厚恩。父子俱在顯列。臣位至上卿。爵列侯。犬馬之齒七十有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于臣之計。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卽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于是充國引兵誅先零。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馬牛羊十餘萬。罕羗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

賜書畱屯毋行獨遣破羌疆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克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克國得進兵璽書中郎將邛懼使客諫克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綉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克國歎曰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哉往者舉可行先零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遣義渠安國竟阻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

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故羌人爲逆毫釐千里是旣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故以死守明主可爲忠言復上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于外則福生于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日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麥藁二千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大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

定廟勝之策。且羗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羗東至浩亶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畱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田收以充入金城。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帝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畱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

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于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于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叛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畱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羗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羗虜之具也。畱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才

下犬馬齒衰不識長策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帝復賜詔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耶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大开小开意常恐并擊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勝算少算先零羗精兵今餘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畧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

明令相捕斬之賞臣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畱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較聯不絕便弓弩飾閫具糞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畱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

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精兵屯田。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必且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于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失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自罷弊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不虞之用。

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較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獎。拊循衆羗。諭以明詔。宜皆鄉風。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福也。臣幸得討不義。久留天誅。罪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越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克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廷臣初是克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

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帝于是報充國許充國屯田又命破羗等出擊破羗降斬四千人彊弩斬二千人邛降斬三千餘師還充國所善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言破羗強弩出擊多斬獲虜以破壞將軍卽見宜歸功二將軍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質對帝甚善之元

帝時隴西羗反下廷議議者言歲比不登京師四方人苦饑而遭羗變宜先內憂右將軍馮奉世曰叛羗近在境內不以時誅無以制遠臣願帥師討之帝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卿者不料敵而興師師至折傷再三發軔則曠日煩費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羗戎兵不犀利用四萬人一月食足以決事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斂未可多發兵發萬人屯守勢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

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羗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矣羗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非財弊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遣奉世將名將屯以行到隴西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寡之計願益兵三萬六千人書奏天子爲發兵六萬人遣奮武將軍助焉十月兵畢出至隴西十一月大破斬羗虜而平

至于南夷夜郎滇邛都皆椎結其西僞昆明皆編髮隨畜移徙無常筵笮都冉驪白馬皆氐類皆巴蜀西南外夷也秦所置桂林南海象郡爲南粵所置閩中郡爲閩粵東甌郡爲東粵皆未入職貢所謂百粵者也秦二世時任囂爲南海尉以中國豪傑共叛秦天下無所定而南海僻遠可據而有也卽被龍川令趙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移檄橫浦陽山谿關急絕道自守備他盜兵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使陸賈往使卽授璽綬與剖符通使

陸生至佗，魍結箕倨，見陸生，生進說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既旦及身矣。且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皇帝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強。皇帝竟誅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誅王，天子憐百姓辛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

人家，夷滅族宗，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佗蹶然起，跪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畱與飲數月，間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政繇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何乃比于漢尉佗？』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詎不若漢？』顧大說。陸生曰：『越中無

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厚賜歸報卒稱臣奉約高后時佗僭號發兵攻長沙邊文帝既鎮撫天下爲佗親冢在真定置守冢歲時祀召其從昆弟官寵之詔舉可使粵者相平言陸賈先帝時習使粵可遣乃召賈爲太守大夫謁者一人爲副遣之賜佗書曰皇帝敬問南粵王前日聞王發兵于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以問

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嶺以南自王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賈至粵佗感德意下令國中去帝制黃屋左纛上書稱臣使人奉朝請爲屬國至建元初天子厲武節以一

封疆而兩粵西南夷畢以次削平郡縣其地焉初閩越王無諸東海王搖以從番君滅秦無諸得王東野搖王東甌建元初閩越攻東甌東甌困使人上急告天子問太尉蚡蚡對曰越自秦時棄不屬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大夫莊助詰之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朔又何以子萬國乎帝曰善太尉未足與計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無

聽助斬一司馬諭上意遂引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去東甌請舉國內徙處江淮之間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王胡使人上書言狀以待令天子爲遣兩將軍將兵討之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以降詔罷軍曰郢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立丑爲繇而餘言威行于國立以爲東越王天子旣誅郢使使諭意南越王南越王胡頓首謝死無以報德欲入見其大臣皆曰漢興兵誅郢亦以警南越先王昔有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而已要之不可怵好語

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于是胡稱病不入見，遣太子嬰齊入侍。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得請歸，而王薨。嬰齊立，上書請立前爲侍子長安。時所取邯鄲穆氏女爲后，子興爲太子，許之。無何，薨。興立，穆爲太后，而太后未嫁。時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于是使安國少季往風諭王太后。王令入朝，比內諸侯令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而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之。王年少，太后中國人，私于使者，願內屬。相呂嘉相王三世，年長矣。居國

中甚重，越人信之。數諫王不聽。王太后置酒，欲介漢使者，權卽坐上誅嘉。使者不敢發，嘉下令中國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欲內屬。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之意，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盡殺漢使者，立術陽侯建德爲王。于是天子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計之。而東越王餘善上書請助師。元鼎五年，拜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爲戈船，下賴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

或抵蒼梧破平之建德嘉畢受誅當是時東越軍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肯前而陰使通南越持兩端事露乃遂反詔太師三道進討而越人殺餘善降處其民江淮間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躋畧巴黔中以西地遂至于滇池定之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君長之秦滅漢興皆棄之不問而開蜀獨巴蜀民或竊取苻馬焚童旄牛以爲饒武帝時天子旣破東粵使番陽令唐蒙使南粵風諭之南粵食蒙蜀枸醬蒙恠問所從來

曰道西北牂牁江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云蜀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臨牂牁江南粵以財物役屬之蒙乃說帝通夜郎道爲置吏拜蒙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入夜郎諭威德約置吏夜郎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聽蒙約還報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而是時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苻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時巴蜀四郡戍轉相饑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暑濕死者甚衆西

南夷又數反發兵擊定耗費亡功帝患之使公孫弘
 往視還報言不便已弘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弘
 因言西南夷可且罷專力事朔方帝許罷西夷及元
 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因
 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
 道便近亡害于是天子乃遣使十餘輩出通道至滇
 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雖夜郎侯亦云各自以
 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何若也及南粵反帝使馳義侯
 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殺使者及犍為太守反卒

擊定之誅且蘭邛君殺祚侯以為牂柯郡南粵已滅
 夜郎侯入朝以為夜郎王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
 邛都為粵犍郡祚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汶山郡廣漢
 西白馬為武都郡使使者風滇王入朝滇未肯聽擊
 滅其旁國勞深縻莫臨以兵滇王乃舉國降以首善
 赦弗誅以為益州郡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
 受王印最寵焉然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
 其民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至
 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

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賈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王商詰問之捐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詔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因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揅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

在于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閱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于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竒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倭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

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較乃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于前子鬪傷于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于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覓乎萬里之外惟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

爲使者是皆郭○秦○大○征○伐○不○休○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惻○惻○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况○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

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瑋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竊以往者，羗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况于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奏。上帝從之。珠厓繇是罷。此西漢四夷之大

畧也。

至王莽篡位，怙漢富强，欲夸耀四夷，以立威德。而遣將將萬騎，多齎珍寶，至塞下招誘呼韓邪单于諸子，欲以次拜封。意令携单于单于聞之，怒曰：「先单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得立遣左骨都及左賢王將兵入雲中塞，大殺畧吏民莽，新卽位怙府庫之富，欲以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轉委輸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十道，並出追匈奴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

古今通纂 卷三十
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正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玃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蠶蟲。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用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于負海。疆境旣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

是爲無策。今天下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備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舖餼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啣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轉兵穀天下騷動胡未克而新亡

劉貺論曰嚴尤之議辨而未詳班固之論詳而未盡推而爲言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焉

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遠其判也不爲之勞師其降也不爲之釋備嚴其守禦險其走集犯塞則有執訊之捷深入則有殪戎之勲俾其欲爲寇而不能願臣妾而不得斯禦戎之上策禁暴之良算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人之道也貺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修障塞易之設險也今朔塞之上多古長城未知起自何代七國分爭國有長城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則長城

之作其來遠矣。秦兼天下，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自漢至隋，因其成業，或修或築，無代無之。後魏時築長城，議曰：虜騎輕捷，風來電往，塢壁未遑閉，牛羊不暇收，雷擊至于近郊，雲飛出于塞表，不得不立長城以備之人。築一步千里之城，役三十萬人，不有旬朔之勞而獲久長之逸。始皇斤中國之戎，出諸塞，秦匈奴不敢南向而牧馬，戰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故曰：秦得中策。史稱劉敬說高祖，以魯元公主嫁匈奴，帝

欲遣魯元后，泣諫曰：帝唯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乎？繇是遣宗女行。又按魯元公主，則趙王張敖之后也。人告趙王反，呂后言趙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高祖曰：使張敖有天下，豈少一女乎？高祖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謀，而謂能息匈奴之叛邪？假有欲遣之辭，固戲言耳。豈冒頓手刃頭曼，躬射其母，而冀其不與外祖爭強，豈不惑哉？然則高祖之和親，不能久安而為之者，以天下初定，苟紓歲月之禍，以息兆人之勤耳。而天姿

古○今○流○平○畧
卷三十
豁○達○不○矜○智○能○內○斷○衆○莫○之○識○武○帝○時○中○國○康
寧○胡○寇○益○鮮○疎○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
夏○連○兵○積○年○嚴○尤○以○爲○下○策○可○矣○而○漢○之○失○策
非○止○用○兵○至○于○昭○宣○武○士○練○習○斤○候○精○審○胡○入
則○覆○亡○居○又○畏○通○收○迹○遠○徙○窮○竄○海○陰○朝○廷○不
遵○宗○周○之○故○事○乃○襲○奉○春○之○過○舉○啓○寵○納○侮○傾
竭○府○藏○給○西○北○方○無○慮○歲○二○億○七○十○萬○賞○賜○之
費○傳○送○之○勞○尚○不○計○焉○臯○室○淑○女○嬪○于○穹○廬○掖
庭○良○人○降○于○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

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傳○稱○荒○服○者○來
王○此○皆○稱○其○來○不○言○當○往○也○杞○用○夷○禮○經○貶○其
爵○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甸
奴○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媪○並○爲○戎○妻○烝○母
報○子○從○其○污○俗○中○國○之○異○于○蠻○夷○者○以○有○父○子
男○女○之○別○也○若○乃○位○配○天○地○職○調○陰○陽○不○能○革
襲○昧○之○性○使○漸○習○華○及○令○婉○治○之○姿○毀○節○異○類
其○爲○垢○辱○可○勝○道○哉○漢○之○君○常○莫○之○耻○東○漢○至
曹○馬○招○來○羗○狄○內○之○塞○垣○資○奉○所○費○有○踰○于○昔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百人之酋。于口之長。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者。相半于朝。牧馬之童。乘羊之隸。齋糲之資。邀綾紈之利者。相錯于路。九州五服。耒耨之所利。絲枲之所生。方三千里。植于三千里之中。散于數萬里之外。人焉得不勞。國焉得不貧。胡夷歲驕。華夏日蹙。當其強也。又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又如是以養之。病則受養。強則內攻。嗚呼。中國爲羌胡服役。且千載而莫之恤。可不大悲哉。爲政者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我人富矣。移

其爵以餌守臣。則我將良矣。富利歸于我。危亡移于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此之不爲而棄。同卽異。與頑用器。以夷亂華。以裔謀夏。變上國之風俗。汨中和之正氣。眈故曰。漢無策焉。嚴尤深以古無上策者爲不能。臣妾也。聖王誠能之而不用耳。稱秦氏無策者。謂其攘夷而亡國也。秦亡之咎。非攘狄也。稱漢氏得下策者。謂代夷而人病。人旣病矣。又役人而奉之。是無策也。眈故曰。嚴尤之議。辨而未詳者也。班固之論。頗

究其情而曰其來慕義接以禮讓使曲在彼是未盡也何者禮讓以交君子不以接小人况于禽獸夷狄乎夫奇貨內來則華夏之情蕩纖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華夏情蕩出兵之源也戎羯心生侵盜之本也聖人唯此之慎不貴奇貨不寶遠物禽獸非其土性不育器服非其所產不御豈唯贄幣不通哉至于飲食聲樂不與其之故夷狄來朝坐之門外使舌人體委以食之若禽獸然不使知馨香嘉味也獲其聲不列于

庭廟受其貢不過乎楛矢獸皮不為贄幣不為財貨利既小矣酬亦宜然漢氏習玩驕虜使悅燕趙之名倡雅質甘大官之八珍六齊使五都之文綺羅紈供之則長欲而增求絕之則滅德而招怨加以斥候不明士卒不習是豨飽豺狼以良肉而縱其獵噬疲人求其禍源接以禮讓之所致也故通貢獻則去錦繡而得毛革討負約則獲犬馬而喪士人許和親則毀禮義而順戎俗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曲漢武採之以

為鼓吹東漢魏晉樂則胡笛箜篌御則胡牀食
 則羗炙貊炙器則蠻盤祠則胡天晉末胡適居
 中夏豈無天道亦人事使之然也華人步卒也
 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則堅
 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無進去則
 閉險使無還衝以長戟臨以強弩非求勝之也
 劍之而已措彼頑凶寘之度外譬諸虫豸方乎
 虺蜴如是何禮讓之接何曲直之爭哉貺故曰
 班固之論詳而未盡

東漢馭夷 附三國六朝

光武初載彭寵反漁陽单于輿實藉之兵盧芳反擁
 立之使入居五原時帝方平諸夏未遑外畧至六年
 始令歸德侯颯使匈奴单于亦使來報獻而倨驕欲
 自比冒頓時帝霸遇之不深責也其後匈奴歲數侵
 盜邊會旱蝗人畜多疫于是臧宮馬武請命將並塞
 出而招高句驪烏桓鮮卑共擊之發河西四郡天水
 隴西羗胡騎其右如此虜不足滅也方陛下聖武何
 詎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帝手詔報曰黃石公記

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遠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樂其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

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先是呼韓邪單于兄弟以次立至輿單于殺弟知牙師而立子是爲北單于而八部大夫共立兄子比爲呼韓邪單于以大父嘗依漢得安故襲其號名款五原塞願扞北虜爲蕃臣是爲南單于北單于震怖爲却地千里而以其間時攻南單于南單于苦之于是詔單于徙居美稷中中郎將雷屯西河擁護之歲發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冬屯夏罷以爲常二十七年北單于亦遣使詣

古今通考 卷三十一
武威求和親。召公卿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見攻，故陽歸義以傾之。今未能出兵助南，而交通北虜以疑其心，臣恐南單于且將有異志。而北虜降者不復來也。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裘，乞和親。且請音樂，又請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闕下。下三府議，司徒掾班彪奏議曰：臣伏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言：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失其數則易為欺負。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

故數乞和親，又遠驅馬牛與漢合市，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見富強，相欺謾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知為懼愈甚。今未獲助南，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賜賞，畧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帝從之。單于比立九年而死，遣使者齎璽書鎮慰，自是以為常。永平中，北匈奴數寇邊，朝廷以為憂，而北使請合市和親，顯宗與其交通，不為寇。遣越騎司馬鄭眾使報命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懷，嫌怨欲畔，密因此使令遣兵。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迎之衆出塞疑有異密伺之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防二虜交通于是始置度遼營設度遼將軍衆至北廷单于顧倨驕欲令拜衆不爲屈单于大怒圍守衆閉不與水火衆拔刀欲自剄单于恐乃改館置飧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還遣報使衆疏言北单于所以要致漢使者獨欲離南单于之歡堅三十六國服從之心也又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而懷土之人絕望中國也漢使到卽偃蹇自若矣復遣報虜必自謂得計而南廷

動搖烏桓且有離心南单于久居漢地且知形勢萬一雜德旋爲邊害可勝慮哉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陲雖勿報使必不爲患帝不從衆在道復上書固爭追還繫廷尉元和初武威太守孟雲言北单于願稱臣復與吏合市詔聽慰納南单于聞遣輕騎出上郡遮生口鈔牛馬驅以來守雲白請還南所掠生口以慰薦其意公卿持以爲不可太僕安以爲雲以大臣典邊不宜使墮信于戎狄帝從其議下詔曰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屈何病况今

與匈奴君臣之分既定辭順約明豈宜違信自受其
曲其勅度遼將軍倍顧南部所得生口還之北其南
部斬獲捕鹵自計功賞如常科其後北單于兄弟爭
立國離散南單于請發國中及從諸部兵并力滅胡
得北歸時竇太后臨朝欲從之尚書宋意曰不可匈
奴奉順中國坐享其美而百姓不知其勞今聽南虜
還黎北庭而都之則南虜坐大失上畧矣會都鄉侯
暢來弔侍中竇憲賊之闕下情得懼誅自求擊匈奴
以贖死乃以憲爲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兵

伐北廷魯恭上疏曰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
軍役誠欲以安定北陲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
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于一舉
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
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繇內及外也萬民者天
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不得其所
者則天氣爲之舛錯况于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
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狄者四
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錯亂天氣汗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
今匈奴爲鮮卑所殺遠臧于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
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
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難
不絕如縋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
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奈何復欲
襲其迹不顧患難乎唯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
從于是憲卒三萬騎出朔方擊虜大破之勒石燕然
山數歲竟滅胡巴憲以烏孫塞北地空餘部無所屬

乃自立北虜降者于除鞬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
如南單于事下公卿司徒安司徒隗議以爲不可弗
聽安復疏曰光武皇帝立南單于以扞禦北虜而匈
奴遂分得其道也章和初北虜降者十餘萬人議者
欲置之塞下太尉宋繇光祿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
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將軍遠師討伐
席卷北庭廢而復立所宜審慎南單于屯之父舉衆
歸德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
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倡大謀空盡北虜輟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
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建立無功棄信所養非策之得也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故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也今失信于一屯宜若未害而百蠻不敢復保約誓矣人情皆畏仇讐今烏桓鮮卑新殺北单于而立其弟則二慮交怨危難莫測且漢故事供億南单于歲費一億九十餘萬護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爾遠其費過倍是空天下財力而瞻事戎狄也下廷議憲方自功惠安阻撓其議

與折難險急負氣勢至稱光武誅韓歆戴涉事肆詆欺安終守不移憲竟立于除鞬後卒反叛如安言永和中南匈奴左部畔寇西河殺朔方代郡長吏天子遣使讓单于當輯諸部奉職何悖亂若是意開令招降单于本不知謀脫帽避帳稽首謝而中郎將陳龜以单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单于及弟左賢王皆自殺龜又欲徙单于近親于内郡虜遂駭動起爲變龜坐徵下獄大將軍梁商計以爲匈奴自知罪極身窮獸困寇畔救死而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

軍疲弊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也宜令邊將深溝高壁以恩信招徠又移度遼將軍續書言今中國安寧忘戰之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時日此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壘固守以待其衰此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先務所長乘執以觀變設購開賞諭使自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于是右賢王部萬三千口詣續降後漢末大亂南单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寇河內時民皆保聚鈔掠無所得而单于兵挫傷欲還國國人不受止河東而死南庭遂虛

西域自內屬以來凡三十有六國哀平間自分割爲五十五國王莽篡位貶易其君長多徵求而西域怨叛並復役屬匈奴光武中興鄯善車師迫匈奴界諸小國尚拘攣未至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國稍強苦匈奴征役數遣使奉質子以來願請屬都護天子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抑而未許建武末鄯善復遣侍子請都護且以爲都護不出誠迫于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自在也。史固歎之曰：盛哉！帝德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永平中，匈奴攻敦煌、河西郡，城門晝閉。帝以顯親侯竇固嘗從其世父融在河西習邊，使與廷臣議。謁者僕射耿秉議：「爲當修武帝之業，得伊吾破軍師，通使西域，烏孫諸國然後匈奴可得制也。」帝乃詔秉爲附馬都尉，固奉車都尉，屯涼州。明年，固遣假司馬班超使西域，降鄯善于寘，而都尉秉擊車師。平之，于是西域與漢絕。六十餘年，乃復通。初，超與從事郭恂俱至鄯善，鄯善王

廣嚴禮之。已忽疎怠，超謂官屬曰：「寧覺鄯善禮意嚮寢薄乎？」官屬曰：「胡性不常，非有他也。」超曰：「此必虜使來中狐疑，未知所伏耳。明者覩未萌，况已著耶？」乃召侍胡許之曰：「匈奴使者來幾日，今安在？」侍胡驚謂：「情得失次。」對曰：「至三日矣。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置酒，悉會其吏士三十有六人，與痛飲，酒酣，激怒之曰：『我與鄉等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禮敬卽廢，有如虜使逼王，收吾屬，送匈奴，卽骸骨不且爲豺狼食哉！』衆泣下曰：『然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安

得虎子。今獨有夜以火攻虜。使虜使不知我多少。必震怖。誅之可盡也。殄此虜。則鄯善破膽。附漢堅矣。衆曰。善或請召從事。與計超曰。今吉凶在頃刻。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成名。于是將吏士疾前。犇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伏營後。約日俟。火發。皆鳴鼓大呼。餘悉持兵弩夾門伏。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驚亂。斬其使及從者三十餘級。明日召鄯善王。以虜使頭示之。王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以其質子還白固。固上其事。且求選可使西域者。以遂

功。帝喜曰。吏如班超。何不遣。而用更選爲乎。卽以超爲軍司馬。使于寘。固欲益兵以從。超曰。于寘國大。以遠。卽將數百人。無益于疆。脫有不虞。多益爲累。但將本所將三十六人足矣。時匈奴遣使監護于寘。于寘王廣德。殊不以漢爲意。禮疎薄。又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騮馬。可急取。以祠我。超伺知其狀。令巫自來。取有頃。巫至。卽斬其頭。送廣德。噉讓之。廣德恐。乃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撫焉。而西域復通。明年都尉固秉將兵出敦煌。破虜蒲類。

海因遂擊車師車師前王後王之子也廷相去五百里固以後王廷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未易前欲先擊前王乘以爲先後王并力其根本則前王也後王得則前王自服攻前王而兵頓後王不下危道也固未決乘奮請前卽上馬引兵行固不得已遂並進後王不意漢兵猝至驚從數百騎出迎降固司馬蘇安欲專功馳前謂之曰漢貴將獨奉車都尉乃天子姊婿爵通侯當待之至乃降王馳還更遣將迎乘乘大怒甲馬造固壁曰車師王言降今不至不降矣乘請臬

其首以來固大驚亟止之乘厲聲曰受降如受敵詎可止乎遂進馳擊之後王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乘將以詣固前王亦歸命定車師而還于是以陳睦爲都護耿恭爲戊己較尉屯金蒲城關寵爲較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數百人顯宗崩車師叛與匈奴合分攻圍都護及二較尉各上書求救而中國有大器公卿議以爲無救司徒昱曰夫使人于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守死者之心後將何以使人乎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千匈奴圍之歷旬

不下是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張掖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以赴其急帝然之發三郡士及鄯善兵七千餘人以行寵既沒獨拔都護恭以歸耿恭好時候從孫慷慨多大畧以戊巳較尉屯金蒲城匈奴來攻恭乘城搏戰以藥傳矢端射之中矢者視創皆沸驚會天暴風雨恭乘勢急擊敗之匈奴震怖以爲漢兵有神也遂引去恭以疏勒城有澗水阻可依引兵據疏勒匈奴來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至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竿馬糞汁飲之恭仰嘆曰昔二師

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顧窮哉乃整衣冠向井拜有頃水泉湧出衆皆呼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示虜虜益以爲神引去至是攻圍恭數月恭食盡困乃煮鎧弩食兵筋革與士推誠同死生固皆無二心单于知恭已困可得降許封爲白屋王恭誘上城手殺之灸諸城上单于怒更益兵圍恭會三郡兵往救而罷沒恭遣軍吏范羗出迎軍諸將不敢進分二千騎從羗出山北迎之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聞兵馬聲以爲虜益兵來爲戒嚴羗遙呼曰

我范羗也漢遣軍迎較尉耳乃開門相持而泣明日
自拔歸先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
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
班超從間道至疏勒遣慮田先往降之兜題見慮輕
來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馳報超超
卽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
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宮屬皆請殺兜題超不
聽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超因此駐疏勒
十八年至是朝廷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下詔徵超

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
必復爲龜茲所滅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刎超
乃更還疏勒建初三年超發疏勒康居于闐拘弭兵
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區
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
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闐卽時向化前世議者皆
日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
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
未服從臣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載胡夷皆言倚漢與

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
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
兵歲月之間龜茲成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
又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
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
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
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書奏帝知其
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
願奮身佐超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

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超卽
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而自與幹發疏勒于闐兵擊
莎車超旣發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
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
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
又遣精兵救忠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
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
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超後三年忠說康居
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于超超知

其奸僞許之忠卽從輕騎詣超超爲供帳設樂酒行
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于是
遂通明年超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
龜茲王遣溫宿王救之超召將較及于闐王議曰今
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是而東超亦于
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縱所得生口歸以超言
告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于西界遮超溫宿王
將八千騎于東界邀于闐超知虜已出密召諸部勒
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

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永元二年月氏因欲求
漢爲婚超不許怨超遂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
超衆少皆大怒超譬軍士日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
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飢
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超堅守不戰
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
數百于東界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
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從遣之月氏繇是大震歲
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西域惟焉耆危須

尉犁以前殺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
龜茲鄯善等八國兵討焉耆兵到尉犁界焉耆王廣
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
奴侍子實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罪也
或勸超殺之超不聽曰此人權重于王今未入其國
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于是
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于尉犁焉耆國有葦橋
之險廣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潛度直
底焉耆城二十里廣出不意大恐欲悉驅其人共入

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密遣使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
用乃期大會諸國王揚聲當重賞賜于是焉耆王廣
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相率詣超其國相腹父等懼
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
須王何故不到腹父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
等于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爲焉耆王
超畱焉耆半歲慰撫之于是西域五十餘國皆納質
內屬焉後超在西域三十年老乞歸帝難其代未報
而超妹曹壽妻亦上書爲超求哀帝感動徵超還任

尚代爲都護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願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惡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以迫切失邊和安帝時西域反叛以班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

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殺班進擊走前王畧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于曹宗宗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強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于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輿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強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羗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怨憤，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繇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于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况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于遠夷，暴短于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

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較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比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較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較尉于車師，卽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

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
顯廷尉綦母參司隸較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
西域者以其無益于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
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
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奸猾盜
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
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而爲患徵
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較尉以扞撫西
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

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
必復有晝閉之傲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戍
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長久之策哉太尉屬毛軫
難曰今若置較尉則西域絡繹遣使來索無厭與之
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
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
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知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
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讐之財
增暴夷之執也置較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求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時朝議不能難而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漢窮破虜廷當斯之役黔首隕于狼望之北財幣糜于廬山之壑府庫殫竭杼柚空虛算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

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于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繇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洽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也此其不樂匈奴暴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執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執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

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
造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
蹙國減土經有明誠臣以爲敦煌宜置較尉案舊增
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于
是詔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屯柳中遂
破車師而西域復定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凡三絕
三通陽嘉後政亂乃廢而當時東胡有烏桓鮮卑等
國烏桓漢初爲匈奴冒頓所滅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

號俗與匈奴多同自爲冒頓所破衆遂孤弱常臣服
匈奴漢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于
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爲漢伺察匈奴動
靜其大人歲一朝見于是始置護烏桓較尉監領之
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後漸強盛至後漢建武中抄擊
匈奴轉徙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遺之二
十五年大人郝且等九百餘人詣闕朝貢于是封其
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于緣邊
諾郡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盜

古今通纂卷三十一
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臣愚以為宜
復烏桓較尉誠有益于附集省國之邊慮帝從之
是始復置較尉于上谷寧城至桓帝未或降或叛後
為曹操所滅徙種類遂微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
俗與烏桓同漢初亦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
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後漢建武二十一年鮮卑
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獲殆盡三
十年鮮卑大人于仇責等率種人朝賀帝封于仇責

為王于是鮮卑自敦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
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為常和
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較尉耿夔擊匈奴北單
于遁走留者尚十餘萬落鮮卑因此徙據其地而有
其人繇此漸盛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湯朝賀
鄧太后令止烏桓較尉所居寧城下因築南北兩部
質館鮮卑落邑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叛
邊人歲苦其害漢雖時有剋獲而不補所費桓帝時
鮮卑檀石槐者部落畏服遂推為大人檀石槐乃立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庭于彈汗山。歠仇水。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折丁零。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分其地。爲三部。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接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主之。靈帝初。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寇掠。熹平六年。鮮卑寇三邊。烏桓較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

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滅。護羌較尉亦求爲將。與育并力討賊。召百官議。中郎蔡邕上言。曰。書戒獯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荆之師。漢有闕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繇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畧。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畜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至乃興鹽鐵酒權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綉衣直指之使。奮鐵

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
故主父偃曰夫務戰爭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
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
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
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益智益生加以關塞
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
謀主兵利馬疾過于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
事西羗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
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

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
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蚘搔中國之困胸背之
癩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
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于今何
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
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虫蠹狡
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
之肝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
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

伐越日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較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斷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耶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

民而已其罷珠厓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畧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遣育等三萬騎三道並出塞育等大敗奔還鮮卑蹂此益盛

至于諸羌當更始赤眉之際羌寇金城隴西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司徒掾班彪爲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被髮左衽與漢人雜處習俗旣異言語不通數

古今治平畧 卷三十一
為小吏黥人之所侵奪窮恚無聊以故反舊制益州
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較尉涼州部置
護羌較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勞問其
疾苦又數遣驛使覘其動靜為兵吏耳目故州郡知
備以無後憂宜復舊制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
邯為護羌較尉持節以舊章邯卒職省後先零豪與
諸種相結寇金城中郎將來歙隴西太守馬援前後
擊走之阻允吾谷援潛行間道掩擊羌大潰保北山
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其後羌震疊皆降時

廷議以金城破羌之西至遠可棄也援上言破羌以
西城完牢阻河為固其土田肥美灌溉流通不可棄
棄之即羌在湟中害長不休于是詔武威太守還金
城客民三千餘口歸保塞援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塲
堠開通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武都氏羌求歸附
者援奏復其侯王君長號名而隴右以平中元中燒
何豪婦比銅鉗者為盧水胡所擊將其眾來歸種人
頗犯法臨羌長收繫種誅之六七百人顯宗下詔曰
昔桓公伐戎而暴春秋貶日齊人今國家無德恩不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及遠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霸者之功
咎繇太守長吏妄加殘戮燒何羗尚生者所在致醫
藥養視其種人欲歸故地者遣送其小種束手自詣
欲効功者皆除其罪元和三年吾迷諸雜種羗反號
吾先人隴西界郡督生得之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
無損于羗誠得生歸必罷兵無爲寇災矣隴西太守
張紆放遣之羗卽解散歸故地較尉傅育募人鬪胡
羗而羗叛育敗死紆代爲較尉羗請降紆誘誅其酋
其種人向塞哭與燒何當剪等相結解仇交質爲邊

患紆坐徵以張掖太守鄧訓代護羗會羗合兵萬騎
攻月氏胡議者以羗胡相攻中國之利也不足以其
故勤兵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羗大動經常屯兵
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民命縣絲髮
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爲我用遂令開城及所
居園門悉驅群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羗無所得又
不敢逼因解去繇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闔我
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咸歡喜叩
頭曰唯使君所命計之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

以爲義從。羗胡俗耻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人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羗種。使相招誘。訓因發湟中秦胡羗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于鴈谷。斬首虜六百餘人。迷唐衆悉破散。其春迷唐欲歸故地。就田業。訓又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置于上流。以渡河。掩擊迷唐。遂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欵塞納質。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人耕。

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大都後漢諸降羗布在郡縣。皆爲吏人豪右所徃役。積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羗數百千騎。征西域。弘迫促發遣。群羗懼遠屯。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徼遮。或覆其廬。落于是勒姐當。大豪東岸等驚潰。麻奴兄弟因與種人俱西出塞。先零別種滇零與鍾羗諸種。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羗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冬遣車騎將軍鄧騭。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
征西較尉任尚屯漢陽明年羗擊敗隴軍于異西于是滇零等自稱天子于北地招集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艱劇遂詔隴還師四年春滇零遣人寇褒中燔燒郵亭大掠百姓于是置京兆虎牙都尉于長安扶風如西京三輔故事時羗復攻褒中鄭勤擊之大敗死者三千餘人于是徙金城郡居襄武羗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渡河羗既轉盛而二千石令

長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種聚連旱蝗饑荒而驅錢劫畧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弃溺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六年滇零死子零昌代立元初元年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零昌遣兵寇雍城又號多與當煎勒姐大豪共脅種分兵鈔掠武都漢陽中巴郡還斷隴道與零昌通謀較尉侯霸病卒漢陽太守龐參代參以恩信招誘之二年春羗號多等率

衆七千餘人詣參降參始還居令居通河西道時遣
任尚代班超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翊說尚曰使君
頻奉國命討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弃農桑疲苦
徭役而未有功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爲使君危
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詔曰兵法弱不攻強走
不逐飛自然之執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
雨去如絕絃以步追之執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
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
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遂數

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
大喜卽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擊飯先零羗于丁奚
城秋築馮翊北界堠塢五百所任尚又造假司馬募
陷陳士擊零昌于北地殺其妻子燒其廬落自零昌
死後諸羗无解三輔益州無復寇傲而羗叛十餘年
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
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
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嗚呼當羗始反時計謀未善黨
與未成人衆未合兵器未備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

附草食散亂未有都督甚易破也○然太守令長皆奴
怯畏便不敢擊故令虜遂乘勝破州○滅郡○單及三輔
百姓備害而癡兒騃子尚云不敢救助且待天時用
意若此豈人也哉○彼仁者恕已以及人○智者講功而
處事○夫公卿內不傷士民滅沒之痛外不慮久兵之
禍○各懷一切苟云不當動兵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
實殺民百則言一殺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
少○或實少而謂之多○傾側巧文要取便身利已而非
獨憂國之大計○哀民之死亡也○又放散錢谷殫盡府

庫○乃復從民假貸強奪財貨于萬之家○削身無餘萬
民遺竭因隨以死亡者皆吏所餓殺也○其為酷痛甚
于逢虜寇鈔賊虜忽然而過○未必死傷至使所搜索
剽奪游踵塗地○或覆宗滅族絕無種類○或孤婦女為
人奴婢遠見販賣至今不能自治者不可勝數也○此
之感天致災尤逆陰陽且夫士重遷戀墓墳墓賢不
肖之所同也○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過家一人
死耳○諸亡失財貨奪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類
多○滅門少能還者○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素非此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上○之○人○痛○不○著○身○禍○不○及○家○故○兢○割○國○家○之○地○以○與○
敵○殺○主○上○之○民○以○餒○羗○又○爭○郡○縣○以○內○遷○至○遣○吏○兵○
強○劫○驅○掠○與○其○內○人○捐○棄○羸○弱○使○死○其○處○兼○遭○蝗○旱○
饑○遺○逐○道○東○走○流○離○分○散○邊○地○遂○以○兵○荒○幾○至○無○人○
爲○謀○若○此○未○可○謂○知○爲○臣○若○此○未○可○謂○忠○且○凡○四○海○
之○內○者○聖○人○之○所○以○遺○子○孫○也○官○位○職○事○者○群○臣○之○
所○以○寄○其○身○也○傳○子○孫○者○思○安○萬○世○寄○其○身○者○各○取○
一○門○故○常○其○言○不○可○久○其○業○不○可○復○者○此○誠○明○君○之○
所○微○察○而○聖○主○之○所○獨○斷○也○今○言○不○欲○動○民○與○煩○可○

也○卽○然○當○修○守○禦○之○備○必○今○之○計○令○虜○不○敢○來○來○無○
所○得○令○民○不○患○寇○旣○無○所○失○今○則○不○然○苟○憚○民○力○之○
煩○勞○而○輕○使○受○滅○亡○之○大○禍○原○其○所○起○孰○非○吏○過○哉○
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羗○反○較○尉○馬○賢○將○七○千○餘○人○
擊○之○戰○于○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進○封○賢○都○
鄉○侯○自○是○涼○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
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高○宗○周○
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
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水○草○豐○

美土宜產牧牛馬啣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阨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羗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大弃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山河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異儒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旣而激河浚渠爲屯

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備穀粟令周數年兩河間羗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張掖太守馬續欲先示恩信乃上侈屯田還湟中羗意乃安後又以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爲十部二年夏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于是隴右復平永和四年以來機爲并州刺史劉秉爲涼州刺史並當之職大將軍梁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宜畧依其俗今三君素性

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况夷狄乎其務安羗胡防其大故恐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且凍傳難種羗等遂復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羗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乘並坐徵于是發京師近郡及諸州兵討之拜馬賢為征西將軍屯漢陽又于扶風漢陽隴道作塙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且凍分遣種人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六年馬賢軍敗涼部震恐皇甫規見賢不卹軍事審其必敗上

書言狀賢果為羗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畧乃舉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羗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掾其後羗衆大合攻燒隴西規乃上疏求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羗戎未動策其必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費且百億計故江湖之人群為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羗戎潰叛皆繇邊將失于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就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困于猾吏進不得快戰以邀功

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壑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嘆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獲羗較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時不能用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管鳩三公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踵羗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

萬東羗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漢安元年較尉趙冲招懷叛羗又與漢陽太守張貢掩擊之○于是諸種前後詣涼州刺史降○馮翊梁並稱以恩信招誘之○于是隴右復平○自永和羗叛○至于是歲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欲攻武威段熲○復追擊于鸞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羗于此弭定○而東羗先零等又叛○帝詔問熲○熲因上言

日臣伏見先零東羗雖數叛逆而降于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計東種所餘二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羗並擅其浪是爲癰疽伏疾雷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伏計永初中諸羗

反叛十有四年用費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費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盡誅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難以永寧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頰遂將兵萬餘人賫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于逢義山虜兵盛頰衆皆恐頰乃令軍中張銳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頰因微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弩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頰馳騎于旁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十餘級獲牛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馬羊二十八萬頭。夏頰復追羗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聞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州。復相屯結，頰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晏等與羗戰，羗潰走。頰急進與晏等共追之，于令鮮水上。羗復敗走，頰遂與相連綴。且鬪且引，及于靈武谷。頰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羗遂大敗，追至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羗雖破，餘種難盡。頰性輕果，宜且以恩降。

之詔書下頰。頰上言：臣本知東羗雖衆而勢弱，易制。中郎將張奐謂虜強難破，聖明信納，瞽言臣謀得行。奐忿計不用，猥云臣兵折，軀羗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血流汗野，傷和致災，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羗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反，攻沒縣邑，剽畧人物，發冢露尸，禍生死亡矣。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癘。上占天心，不爲災害。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

落川以東縣邑通屬非深險絕域之地與為漢吏當
 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職武招降獷敵
 誕辭空說僭而無徵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
 更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梗今傍
 郡戶口單少數為寇所創毒而令降羗徙與雜居是
 猶種枳棘于良田養蛇虺于屋內也臣本規三歲之
 費用五十四億今適基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
 向殄滅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二
 年夏東羗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

費○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封○新○豐○縣○侯○頰○行
 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瞻○省○手○為○累○劓○在○邊○十○餘○年
 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之○死○嗟○乎○羗
 戎○之○外○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為○衰○寡○而○中
 興○以○後○禍○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師○騫○然○諧○之
 信○其○內○屬○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僕○之
 勤○塞○候○時○清○則○忿○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韃○以○身
 驚○故○永○初○之○間○群○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
 豪○轉○相○嘯○聚○揭○木○為○兵○負○柴○為○械○馘○馬○揚○埃○陸○梁○于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三輔建號稱制恣睢于北地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屬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間并涼之士特衝殘斃壯悍則委身于兵場女婦則徽纏而爲虜發冢露骨死生塗炭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弃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恨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變土之心燔破貲積以防顧還之思于是諸將鄧

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之命徵兵會衆以圖其隙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于假人增賦借奉王侯引金錢縑絲之珍徵糧粟鹽鉄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或梟剽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怒師徒連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態情思窮武盡鸢銳以事之

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陳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
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奔之所
崩藉頭顱斷落于萬丈之山支革判解于重崖之上
不可較計其能穿窬草石自脫于鋒鏃者百不一二
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汗野傷
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羗雖外夷實深內疾若攻之
不根是養疾痲于心腹也惜哉寇敵畧定矣而漢祚
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
性難以道御故斤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

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
遷之內地當剪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
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畧豈
夫識微者之爲乎故微子垂泣于象箸辛有浩嘆于
伊川也

附三國六朝馭夷

自漢建武時匈奴單于子日逐王北降漢居之
西河美稷中已單于爲國人所殺以其衆畱漢
居太原河東魏武時呼泉厨單于朝于業以爲

既在內地人衆猥多懼必爲寇始分其衆爲五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未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太陵而家乃在晉陽汾水間晉太康中置都尉領之時索頭虜亦分其衆居上谷代郡定襄爲三部魏又徙武都氏羗于扶風天水處鮮卑降者于遼西棘城而北塞諸郡無慮多羗胡雜處矣泰始七年單于劉猛背叛帝遣婁侯何禎討平之其

後稍因忿恨漸爲邊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則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狄庭矣宜及平吳之謀威臣猛將之畧漸徙內郡雜胡于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帝不納至惠帝永熙六年秦雍氏羗悉反其帥齊萬年僭帝號圍涇陽孟觀西討大戰十數皆破之因擒萬年

太子洗馬江統以戎狄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卽敘其性氣貪婪恂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當其強也以漢高祖困于白登孝文軍于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单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強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

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通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旣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群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

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爲
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
帝徙武都氏于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
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
其弊矣夫關中上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
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
遷之畿服士庶詭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
毒于骨髓至于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
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

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
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
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
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
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
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
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
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
閔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氏寇新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悴
悴之衆徒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前
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子以今日群
氏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
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于此
乎日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
長短之命而令其進退繇已矣夫樂其業者不
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
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故可遐遷遠

處今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
未有治之于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
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
通今子遭敝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輟
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
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
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
生生之計必無擠于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
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

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蹙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太始之初。又增爲四。于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于穀。遠今五部之

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于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正始中毋丘儉討何驪。徙其餘種于滎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况于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勢力。不逮耳。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織○芥○之○憂○惠○此○中
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于○計○爲○長○也○時○不○能○用
及○永○嘉○之○亂○匈○奴○左○部○帥○劉○淵○結○五○部○並○起○據
離○石○紹○劉○而○爲○漢○後○九○年○石○勒○以○上○黨○武○鄉○羯
起○群○盜○據○攘○國○而○爲○趙○後○冉○閔○因○石○氏○據○鄴○爲
後○趙○慕容○廐○以○棘○城○鮮○卑○起○勤○王○爲○燕○符○洪○以
洛○陽○氏○有○關○內○爲○秦○而○涼○以○晉○官○成○以○晉○氏○各
有○國○裂○土○矣○其○後○秦○分○爲○二○燕○分○爲○四○涼○分○爲
五○窮○兵○恃○亂○百○餘○年○而○索○頭○虜○拓○跋○氏○據○雲○中

也○自○漢○氏○以○前○綿○跨○年○世○紛○梗○外○區○驚○震○中○寓
周○無○上○算○漢○收○下○策○魏○代○分○離○種○落○遷○散○數○十
年○間○外○郡○無○風○塵○之○警○邊○城○早○開○晚○閉○胡○馬○不
敢○南○臨○至○于○晉○始○奸○黠○漸○著○密○邇○畿○封○窺○候○壘
塲○俘○民○畧○畜○者○無○歲○月○而○闕○焉○元○康○以○後○風○雅
雖○喪○五○湖○遶○襲○翦○覆○諸○華○及○涉○珪○以○鐵○馬○長○驅
席卷○趙○魏○負○其○衆○力○遂○與○上○國○爭○衡○矣○宋○高○祖
宏○圖○盛○畧○欲○以○苞○括○宇○宙○爲○念○逮○于○懸○旗○清○洛
飲○馬○長○涇○北○狄○屺○銳○銚○鋒○閉○重○嶮○而○自○固○于○時

戎車外動王命相屬裳冕委蛇輶軒繼路舊老
懷思古之情行人或爲之殞涕自是關河響動
表裏寧一營車甫晏戎心外駭覆我牢滑翦我
伊瀍是以太祖忿之開定司寇而兵無勝畧棄
師隕衆委甲橫原捐舟亘水荆吳銳卒逸氣未
攄偏城孤將銜冤就携遂蹙境延寇僅保清東
自是兵摧勢弱邊隙稍廣壯騎陵突鳴鏑日至
芻牧年傷禾麥歲犯小則囚虜吏民大則俘執
長守羽書繼塗奔命相屬青徐兗冀之間蕭然

矣而魏自木末以來並有賢才狡算妙識兵權
深通戰術屬韃凌厲氣冠百夫故能威服華甸
志雄群虜至于狸伐纂僞彌傷凶威英圍武畧
事駕前古雖昂頓之鷲勇檀石之驍強不能及
也遂西吞河右東舉龍碣總括戎荒地兼萬里
雖裂土分區不及魏晉而華氓戎落衆力兼倍
至乃連騎百萬南向而斥神華胡旆映江穹帳
遵渚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內鎮群心外御
群寇役竭民湣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

猶未足也。既而虜縱歸師，嚴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黔首，踟高天，踣厚地，而無所控告。強者爲轉屍，弱者爲繫虜。自江淮至于清濟，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復鳴鷄吠犬。時歲惟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州蕩然無復餘蔓。殘構至于乳鷲，赴時銜坭，靡托一枝之間。連窠十數，春兩裁至，增巢已傾。雖事舛吳宮，而殲亡匪異甚矣哉。覆敗之至于此也。太祖懲

禍未深，復興外畧，頓兵堅城，棄甲河上。是我有再敗敵有三勝也。自此以後，通互市，納和親，而侵疆軼戍于歲連屬。逮秦始皇構紛邊，將外叛，致夷引寇，亡我四州。高祖劬勞日昃，思一區宇於旗卷舒，僅而後克。後主守文，刑德不樹，一舉而棄司寇，再舉而喪徐方。華服蕭條，鞠爲茂草。豈直天時抑繇人事，夫地勢有便習，用兵有短長。胡負駿足，而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闢，江湖固舟楫之鄉。代馬胡駒，出自冀北。梗柎豫章，植

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域也○若謂羶裘之民○
 可以決勝于荆越○必不可矣○而曰襍船之夫○可
 以爭鋒于燕冀○豈或可乎○虞詡所謂走不逐飛○
 蓋以我徒而彼騎也○因此而推勝負○始可以一
 言蔽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留侯曰天下皆高
 才而無功
 留侯曰天下皆高
 才而無功
 留侯曰天下皆高
 才而無功



